

愚  
摺  
小  
舍  
賦  
鈔  
初  
集  
下

留  
視  
山  
房  
主  
人  
珍  
雅

溫  
州  
不  
記

溫州府 函 文 館

牽帝裾諫不朝重華宮賦 以題爲韻

閒嘗披趙宋之史傳慨帝室兮南遷內豎煽惑妾后弄權  
忠言不納孝行多愆因穆然於吾鄉先達各有介節之足  
傳焉當夫隆興建炎之世紹熙乾道之年陳永昌則彈劾  
不避林巖起則讜論無偏惡外戚之擅謀數千言諫陳文  
懿慮金人之玩侮一再奏諫重象先要皆氣光日月義薄  
雲天然終不若陳文節公牽裾納諫之更著純全也公以  
羅陽望族潁水名賢道學實師夫景望經濟不愧於季宣  
由少監攝中書之日正光宗受內室之禪只因弱主無權  
中婦寺工讒之計不復寢門視膳守文王世子之篇公每  
矢讜言兮規諫隨左右而班聯謂所陳乃天性至親帝何

事拂衣不受縱此地爲深宮嚴密臣敢不引手而前朝冠  
看怒髮之衝幾類秦廷之奉使補袞贊盛朝之業非同俗  
吏之拘牽原夫有宋光宗皇帝之在藩邸時也夙負英武  
之稱頗得孝宗之契確似申生年少克傳純孝於春秋况  
加曹植多才不愧天家之華裔泊乎大寶誕膺乾符紹繼  
猶復溫清無虧孝心自勵修晨昏之定省不異青宮服事  
之年上尊號於重華恪遵德壽曩時之例月正元日陳冊  
寶之隆文仲夏丙寅率百僚兮恭詣始則一朝五日以爲  
期繼則一月四朝而勿替紫宸殿趨承盡禮臣下從風聚  
景園警蹕常隨天顏開霽朝綱克振在唐不讓於肅宗子  
職無慚在漢有似乎文帝孰知其嗣位未幾非種莫鋤謀

專李后妬殺黃好值泰壇之合祭忽天象兮不舒帝乃驚  
憂成疾孝養遂虛廷臣於是周旋勸諫慨歎欷歔沈有開  
則出言無懦謝深甫則忠懇獨攄趙彥逾備秩冬官會慶  
節入宮勸駕汪安仁策名太學百十人伏闕上書以至趙  
汝愚之批鱗竟日余端禮之叩額階除入對連番羅司徒  
獻忠迫切交疏三請彭龜年漬血何如莫不冀帝心之一  
悟復至孝兮如初更何論乎侍從館之疏陳罷職留丞相  
之事著引裾文節陳公於此乃稽首而言曰臣以末學庸  
愚妄膺顯宦竊聞父子爲人倫之首何待調停孝思乃百  
行之原豈容侮慢况陛下宮寢追隨多年習慣何因內侍  
之片言遂致倫常之離間今吾君之事太上固宜終養夫

餘年昔太上之愛吾君已見扶持於童叟恐此際無端託  
疾內負天倫將鄰邦問罪興師誰弭外患私妻子不顧父  
母君宜鑒亞聖之言親賢臣而遠小人臣願效武鄉之諫  
帝納嘉言恍然愧艱自知侍膳之儀疏實屬問心而理屈  
方將下綸音宣天綽聽鸞鈴而亟駕車輿至燕寢而重聆  
吁咈忽蠱惑於婦言仍挽留夫袞黻公於此更從容而請  
曰臣聞大舜底豫於瞽瞍濬哲長昭夏禹幹蠱於塗山聲  
教遠迄今陛下幼擅聖明長贊密勿久受內寢之愛憐未  
聞一辭之抱怫何讒言之是用竟受其愚致骨肉之生離  
常懷疑鬱衛輒構釁於崩瞶事盍借觀漢武貽禍於戾園  
意原髣髴况此處乘輿已駕豈同未知所之歎古人明發

瞻依夫曰有懷寤不進退逍遙痛哭經朝裾乃牽而直入  
諫已極夫心焦非辛侍中繫念民生牽裾曾侍乎魏主非  
晉太子登樓納誨牽裾獨美夫垂髻非顏魯公業炳唐家  
奮裾之雄風共羨非耶律鐸功崇遼室書裾之軼事常昭  
裂裾錄異域之風壯志何殊乎韋使絕裾應江南之命英  
姿不減夫温嶠雄情直等斬祛公忠恪矢慷慨何如投袂  
怒氣難消地統南朔東西未聞有無父之國公真頑廉懦  
立不願乎惡人之朝豈意帝終不改誨亦毋從雖鞠躬而  
盡瘁竟感悟以難逢吾將例是裾於侍中之血則須臾之  
忠蓋不若公之爾位靖共也吾將例是裾於常山之舌則  
倉皇之盡節不若公之氣象雍容也吾將例是裾於睢陽

之齒則寸衷之激烈不若公之運策在胸也吾將例是裾於豫州之楫則壯懷之磊落不若公之大度恪恭也有纏綿悱惻之情歎臣節不過如此忘地義天經之大恐兩間有所不容玉津園前度停驂難免謗言於衆口寶謨閣他年待制終當効命於九重也夫宋自光宗以後朝政已不堪問矣嘉王以藩服而承帝統侂冑以外戚而擅宣麻泰安宮杯棬留貽慶會之儀文終闕慈福宮歲時享祀趨承之典禮仍差甚至假權嬖幸寵任奸邪禮議攢宮留宰執乘間黜職戲陳濶袖朱大儒遺論攸加公幸早辭簪紱寄迹烟霞不然者雖獲顯榮之一命難免指摘於微瑕何以開道學淵源弁冕切羣儒之望何以領鄉閭俎豆冠裳留



信史之誇浙江亭待罪幸無足炳丹青於不朽周禮說名  
篇傳誦堪爭日月之光華然宮之以重華名者何謂乎意  
者賡陟帖之章媿休風於中古譜循陔之句繼盛德於重  
瞳垂裳開一代之勲克紹慎徽納揆君黼創兩朝之業思  
追明日達聰誰知命名雖切厥孝未隆何殊長樂宮成呂  
后兆漢家之變幾等晉陽宮厥韋妃興唐室之戎所以讀  
書景鄉里先生同寄慕於水心幼學論古及光宗軼事深  
致慨於楚苑吳宮我

皇上祖武克繩

孝思夙樹秉

萱闡教育之功承

坤德貽謀之裕二十載垂簾

秉政

帝念劬勞億萬年

侍寢問

安時深眷慕猶復創

頤和園以觀

坤儀建

慈甯宮以駐

翠輅萊綵舞

明堂之上遐陬共切觀瞻箕裘承

列祖之遺薄海咸欣樂附喜此際

鶴齡周甲宜民賡周雅之章看羣僚虎拜同寅珥筆獻  
昇平之賦

溫州府 圖書館 藏

愚撰小舍賦金鈔初集

卷下

溫州下



吏部文章日月光賦

以題爲韻  
并序

按舊唐書韓愈傳元和十二年淮蔡平詔愈撰平淮西碑後因李愬婦出入禁中訴其文不實詔令翰林學士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胡荅溪漁隱叢話引東坡語謂此詩紹聖間人得之沿流館中不知作自何人因取之以益篋笥或云東坡竄海外時所作蓋自况也又攷王弇州蘇長公外紀云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蘇軾作碑記其事紹聖元符間黨禁起遂毀其碑命蔡京別爲之政如唐時休平淮西碑因引此詩以爲證未嘗指爲坡公作也後人疑此兩事

隱隱相類爲此詩者故不著姓氏而託名唐人未可因  
篋笥之藏輒疑公作至於庚溪詩話云是江子我所爲  
不知何據窺其詩意雖借唐以喻宋而實韓吏部之文  
章卓絕不朽宜乎與日月爭光也爰記其事而爲之賦

曰

若夫詩成賀雨元和老夙號通才賦獻凌雲司馬氏久欽  
偉器讀宣城之集專美元暉誦治安之篇獨推賈誼莫不  
風格高騫體裁宏備所以高文典冊星霜有無盡之藏斷  
碣殘碑風雨留不刊之字而况昌黎伯爲累代之詞宗淮  
西碑載皇唐之戰事宜乎炳耀雲霄震驚天地爲千古豐  
碑之冠漫同碧落留文應九重詰命而成猶記黃門作吏

蓋唐當元和之世大地烽烟連天鼙鼓執李錡而既定江  
東討元濟而難平強虜甲弩連番軍書旁午天子於是坐  
明堂陳行伍命將出師就班按部左僕射備爲馳驅晉國  
公倚爲心股帥陳許而宵馳露布奇謀獨重光顏敵東南  
而地掃風清偉烈終輸道古戰壽陽則計決文通統勁旅  
則威揚公武三十戰電閃朱旗七萬軍雲飛白羽拯生靈  
於塗炭奇勲足媿乎雲臺蕩宇宙之妖氛偉烈堪銘諸天  
府於是立崇碑以紀事命昌黎以爲文羗淮蔡之攝服書  
裴相爲元勲李元直冒雪入州功烈反瞠乎其後顏司空  
凌雲拔柵英姿果卓爾不羣舉凡疆場從事恐其湮沒無  
聞不假丹青之手全抒翰墨之薰數百言詞采飛騰元氣

上凌乎牛斗二千字心花燦爛寒芒叱咤乎風雲立言補造化之功記盛烈於顏烏韓李下筆有摩天之概邁制作於邱索典墳分明星宿羅胸直爭芒於二曜看到雲烟落紙亦橫掃乎千軍其文之英華發越者如日之出浴扶桑也其文之源流澄澈者如月之吐采銀塘也其文之網維詮宰者如日之旁燭無疆也其文之昭垂今古者如月之入夜未央也磷磷炳炳堂堂皇皇瓊箋分太乙之輝定是重輪再見彩筆奪天工之巧恍疑七寶新裝走腕底之雷霆遺蹟則班班可考淨胸中之冰雪雄才則作作有芒不世勲誰爲首乎與乾坤而並壽大手筆果如是也倬雲漢以爲章是蓋萬古勲名千秋著述文有波瀾文成紀律文



體既推陳出新文義亦銜華佩實日有沉而文無盛衰月  
有虧而文無佚失信乎其年代雖遙其精華不溢非燭火  
奪日星之耀憑扞摛藻之詞豈燐光爭月魄之輝寫出生  
花之筆逞奇懷於逐電佛骨表世號無雙吐壯氣於長虹  
鱷魚文人稱第一信是文光射斗夢丹篆於當年斯真文  
運開天詠藍關於異日所惜者謗起深宮字銷古碣金石  
摧殘詞華湮沒李節度有椒房重望妄言偉業之多虛段  
學士雖詞苑名臣難冀措詞之鬱勃嗟嗟江山不幸雖見  
妬於蛾眉筆墨有靈終難聽其蠖屈所以誌轟雷之異爭  
傳薦福之碑詠朔風之詩猶認建安之骨愈之文雖滄桑  
厯劫終奪彩於金輪烽火頻遭亦爭輝於銀窟始信衰扶

八代大塊假我以文章庶幾光被四方兵氣全銷於日月  
然或者謂此詩疑子瞻之託作非唐人之所長緣其事之  
髣髴費當世之評量况其築上清而作記者猶韓碑之紀  
績吾唐也其命蔡京之改撰者猶憲宗之假手文昌也遭  
元祐朋黨之譏幾類攻讒於李氏當海外遷移之日亦同  
貶謫乎潮陽而孰知篋笥所錄姓氏不彰蓋因詩案之覆  
轍遂成詞家之濫觴玉溪生雖有定評難釋猜疑於眾口  
韓吏部成茲鉅製終堪焜燿於三光也鯁生不敏謹獻頌  
曰帝有恩言援筆賦兮各奏汝功首裴度兮體格閎深燭  
烏兔兮遺碑剝蝕文如故兮億萬斯年沐

湛露兮

錢武肅王衣錦山宴故父老賦 以吳越一王駟馬歸爲韻

閒嘗讀漢書高帝紀至沛宮宴故父老一事不禁擊節而歎曰漢自芒碭發跡下沛開區下巴蜀定荆吳蛇斬大澤鹿逐當途泊乎暴秦滅強楚圖以匹夫而爲天子豈富貴不思故都遂乃設華宴置瓊酥合伯叔甥舅以爲歡一觴一詠聯故舊親戚而成禮亦步亦趨大風陳擊筑之歌歎壯士於今安得梓里作還轅之樂問後王事孰相符旣而披歐史之文辭讀世家於吳越慨然復歎錢王武肅何情事之無差毫髮也以彼性涉豪狂生而傲兀戲羣兒以陣法髻齡誇豪飲之名應瑞氣於星躔鄉里識真王之骨迨至乾符改元王郢猖獗因董昌之募鄉兵以偏將始專征

伐六合鎮功追徐約肅鵝鶴之戎行八百里計破巢兵淨  
犬羊之宅窟任阮結杜校爲將校迎恩門妙策無雙聯沈  
崧羅隱爲賓僚曹娥埭奇兵齊發歷百戰而華夷戡定歡  
騰白叟黃童問何年湯沐酬庸觴晉瓊樓金闕帝嘉且勲  
褒崇一一始則由節度而協中書繼且拜太師以膺驅率  
梁王御極旋加尙父之尊末帝貞明復晉開府之秩頌玉  
冊於天府禮貌殊隆賜鐵券於彤廷顯榮孰匹寰宇樂飲  
和食德功臣堂勒石銘勲光寵被宗族交遊凌烟閣圖形  
紀實真貴人非常骨法彼術士向已有言鍾錄事夙負豪  
情想窮乏曾貸當日意氣揚揚遊子還鄉悵故人兮別久  
感往事而心傷因之對霧岫晉霞觴峯巒羅別綺錯交張

差同蘇子還家十里看清宮除道彷彿成湯徂葛東征迎  
簞食壺漿話曩時車笠之盟晨星寥落尋往日枌榆之社  
宿草蕪荒灑將別淚雙行數百戰艱辛歷叙譜出長歌一  
闕廿九字壯采飄颺家中之長物無多卽大木亦膺厚寵  
座上則一杯更盡願諸君各切勤王然山之以衣錦名者  
何謂乎第以補衮多功垂裳贊治簪笏已極於人臣絲綸  
疊叨夫天使丹陛耀錦袍之采志切從龍華筵彰錦繡之  
輝門高結駟雖非因地以傳人實可顧名而思義衣錦營  
頭銜屢署冊書標光化之年衣錦城名號旋更采邑拜昭  
宗之賜衣錦軍則生崇祠宇歡心已洽於八方衣錦鄉則  
改自開平麻詔特褒夫三字嗟嗟唐自僖昭以還四海烽

烟連年戎馬朱温倡亂於碭山李勣稱兵於白下契丹未  
翦孰安寢食於旦明巢賊方張誰享鼎烹於華夏而况劉  
仁恭鯉庭構釁大安山變起倉皇李節度虎視稱雄保義  
山事非虛假若武肅者獨能智畧深沈情懷風雅寵錫列  
藩王之位誼戀同袍攀留暢故老之歡觴傾寶斝彼崑崙  
關宴張元夕狄將軍何足方斯卽龍門遊宴集羣賢任中  
丞猶其亞也厥後敷厯中外翊贊綸扉登耄期之上壽修  
貢獻於王畿渤海分封一命樂金書之錫江湖強射三千  
逞鐵弩之威詔書樓卜築房櫳故國之繁華益壯勲貴里  
大興臺榭故鄉之風景增輝莫不里閭念切桑梓情依宜  
乎當日者鯢旌遘返兕爵騰飛與諸君暢叙離情但願功

成則退看列座滿浮大白誰云不醉無歸迄今過錢塘之  
壤臨羅刹之磯猶覺英風雄偉憑弔歔歔欲尋表忠觀殘  
裨衣錦之風情不再倘訪廣義鄉遺址父老猶樂道其微

溫州府志

是推小命財金不身

卷下

溫州府



觀潮閣賦

以今古知觀幾度潮爲韻

并序

羅陽縣治之西偏舊有觀潮閣者相傳在岷山之麓趙  
宋定鼎時之所建也水心先生瑞安縣廳事記有云郭  
西有觀潮閣遺址平視海門羣山葱蘢魚龍變怪爲一  
縣奇特蓋閣至紹熙時已不復存矣明萬厯間邑令王  
公士翹爲郡守洪公立祠因就此建亭改曰觀潮亭歲  
久亭圯至嘉靖乙卯有術士相其地曰是宜有臺榭可  
以壓鬱攸也邑人秦激聞之述諸邑令吳門劉公於是  
遂有復舊之舉今雖數十百年陵谷滄桑幾經變換珍  
臺巖榭依舊荒蕪每當登高一呼四顧無際海濤澎湃  
水天空明當不減杜子美一覽衆山小之概况邇者倭

寇蹂躪屢犯

畿輔沿海各口岸隨時增設炮臺以備警埃吾甌東南僻處海中各島一水可通何不頓啟新規復茲舊築庶幾海艚出沒一望周知謂非鞏固

皇圖之一助乎茲賦是題用敢綴輯舊聞鋪陳時事并效歐陽禁體除潮字外凡字畫涉水旁者概不入用以博大雅之一粲云爾賦曰

警乎覓乎甗甗乎睢盱萌而垓埏霽元黃剖兮日月臨因義輪之灼射與坤軸而相侵於是乎有潮焉銀檣百尺素練千尋倒雪山而立玉吞陽烏之丸金起伏則隨乎朧朧噓吸則繫乎陽陰枚乘舐筆而傳其崖畧靈胥憑爽而享

其時歆惟羅陽之形勢乃閩粵之帶襟東則長崎土兮拱  
峙南有薩峒馬之峴嶽銅盤環衛於外宅鳳凰屹立乎孤  
岑故能轟雷輶磔拔天差參可無此登臨之臺榭啟結構  
於崎崿俾小民縱覽稱之而到於今乎維大宋定鼎之初  
年八表同風兩階舞羽衽席安則物阜年豐柔祇順而君  
黻臣黼邑人於是就峴山之層巔集鳩工以度土丹艧塗  
則不日成功紫霞挹而揆時啟宇倚山爲屏牽蘿以補朝  
則畫棟飛雲暮則珠簾捲雨數椽幽廠砌草留芬三字標  
題墨花細聚對集雲之危岫更上一層問丹室於真人路  
不數武每當長鯨往來素鯢吞吐巨鼇背兮吸復噓逐鳥  
輪兮子與午莫不一望無窮曠覽徧普非觀天而坐井貽

譏如觀日而韜光懷古一線奔馳寓目若斯登斯閣也但  
覺潮之始來則倏震倏怒或合或離飄飄乎由白巖塘而  
勢折擾擾焉轉黃華寨而聲颯觀者猶以爲未奇也及乎  
潮之少進則崖岸裂陵谷移驅網蠓驚蛟螭斜琵琶舉而  
西長驅直入過觀音礁之島勢莫可追而觀者猶以爲未  
宜也旣乃鯤魚觸壑鮫女搴旗驅川后警封姨丁山邳山  
之間銀屏突起南龍北龍以外雪島分岐觀者當此始有  
以撫掌稱快揮毫綴辭孰不曰大觀在上俾吾儕一覽而  
周知厥後數十百年崇林走兔隙地巢穉當大明之永樂  
得安福之宰官就舊閣之遺址改建亭以傳看至嘉靖之  
乙卯仍傾圮而無完有術士兮相此謂亭榭之宜蟠苟鬱

攸而莫壓恐火疫兮多端彼吳門之劉令聞斯言而意歡  
遂乃捐廉經始不事晏安屬邑佐以畢事標舊榜而飛翰  
包舍人倡始經營閱暑寒而無間秦慎齋因之作記留碑  
碣以鐫刊依舊憑臨盼晝夜之川搖岳振是何意態侈崇  
構於峻嶺層巒此固復寰中之勝蹟不徒作壁上之鉅觀  
也今則已矣迢迢歲月幾經物換星移厯厯烽煙劫盡吳  
頭楚尾問羅隱之宅長葑菲矣訪舒嘯之臺羅蝮虺矣曹  
稽孫之別業騰碧水之晤偃矣陶隱居之丹室遺頑石之  
瑰瑋矣而此閣也亦復徧瑣荆榛崇封茅葦樹未老而啼  
猿山逢秋以號鬼頽垣破瓦盡當年之奇卉名花繡陌芳  
塍卽昔日之雕甍華辰徒使巨練奔騰晴雲靉靄控鼉吼

兮暮復朝逐兔輪兮朏與朏有心弔古者鮮不管掃素毫  
觴傾綠螳與之慷慨歔歔而歎廢興之有幾獨奈何荒徼  
不庭邊陲多務肆鯨吞而擾我

畿疆逞虎視則曠茲貢賦

帝乃赫爾震威勃然作怒朝

命將以星馳夕捷書而露布將不日以奏功競論勲於大樹猶

復慎密隄防圖維征戍增戰艦以分巡撥陸弁而移駐顧

鄒魯之名邦尤東南兮孤附距域外之彈丸皆崇朝而直

赴安可操守多疏防閑無具何勿就故閣之宏基厥奇觀

之雅趣庶幾蜂目豺聲之輩不敢窺探風旋電掣之餘憑

勞睠顧當不徒數潮信之往還知春秋之幾度也乃作頌

以紀之曰林木陰翳護岩堯兮中有傑閣接層霄兮潮聲  
奮擊朝復朝兮鼉鼉睖睖聽喧囂兮碧宇橫空飛鮫綃兮  
紅羊劫換往芻蕘兮白馬騰翻勢仍驕兮苟得良工以不  
築兮又何慕乎廣陵之潮

此

溫

卷之六  
左編卷之六





衆山遙對酒賦 以衆山對酒孤巖題詩爲韻

昔孟襄陽之遊永嘉也躡屩層巖探芳古洞閒吟而遍歷  
名區乘輿則醉扶春甕此地有江山磅礴任憑我輩登臨  
生平結詩酒因緣不管當途迎送恰好臨風把盞遙岑則  
一覽皆收漫同邀月舉杯對飲而三人成衆當其逢張子  
容於上浦館也語同沙聚地喜峯環人稱吏隱境擬仙寰  
一則絃歌播化一則杖履消閒分明舊雨相逢正酒醒燈  
殘之會留得茅菴佳處在山重水複之間麴秀才不速而  
來今夕可談風月小杭州如今喚得故鄉無此湖山遂乃  
泛蒲觴傾菊醑慰交誼之情懷作詩腸之灌溉漫擬罰依  
金谷破殘席上愁城須教春買玉壺消得胷中磊礪喜我

友道途邂逅攜樽酒以傾談况此間筆硯先安看溪山之  
遠對山景天然山光雨後翠挹巖阿青連戶牖迴環而秀  
疊峯巒突兀而形非培塿占盡東甌之勝依然地擬蓬萊  
傾將北海之觴最喜塘開花柳雖未躡謝公之屐此生只  
慣遊山豈同尋陶令之家尙曰我無旨酒醉裏狂呼山色  
有無青環四面綠泛千壺削芙蓉其若此醉竹葉以自娛  
數點當前正秋色牆頭之景一樽與共異臨邛道上之沽  
任渠杖策來遊春泥屐滑絕似琴樽話舊夜雨燈孤斯時  
也左對蒼山之頂勢巍峩也右對慈山之巔道險阻也東  
對飛霞之峻麗劉容成之所遊也南對吹臺之崇高王子  
晉之所處也斯遊足樂好教拄笏相看不醉無歸何必停

杯緩舉那許集披長慶酒號梨花從茲仙訪子真山鄰梅  
與螺髻遙低鳥喚壺提嵐光掩映醉態離迷幸逢潭水房  
山城圍白鹿豈待雙柑斗酒曲聽黃鸝勝地不再逢問鷺  
嶺何年而降仙才豈易得認鹿門舊日之題迄今訪遺址  
剔殘碑荆榛古道煙雨荒祠觴詠緬風流之跡峯巒增劫  
後之思縱云有酒學仙至此日誰傾玉斝相望春山如笑  
憶當年定泛金卮如遊宗少文之故居峯青入畫欲緬浩  
然樓之遺跡紗碧籠詩

三

此處有極大之墨漬，其範圍約佔右側三分之一。墨漬呈深黑色，質地粗糙，有明顯的筆觸或刷痕，部分區域甚至完全遮蓋了底層文字。

在墨漬左側，可見數行極淡、幾乎不可辨之文字。這些文字應為原書內容，但因墨漬及紙質陳舊而極度模糊。

此外，在墨漬下方及左側，有數處手書之墨迹。其中一處為一個圓圈，內含不明符號；另一處為類似「退」字之草書；還有一處為較為複雜的草書符號。

馬當山神起風送王子安至滕王閣作序賦以落霞孤鶩

秋水長天爲韻

一棹飛蓬千層傑閣筆墨淋漓江山磅礴開勝境以登臨  
集高朋而命酌將軍愛士少年標吐鳳之才末座知名佳  
句勝鬪雞之作七百里片帆飛渡浪破風乘一千言四座  
傳觀興酣筆落昔閩都督之設宴滕王閣也良辰勝地大  
纛高牙杯盤羅列棨戟交加烏幕之叨陪畢集雀屏之中  
選堪誇盛筵開彭澤之樽雕甍繡闥佳景入臨川之筆綠  
竹朱華問誰倚馬仙才列座而觴飛醉月羨我乘龍快婿  
揮毫而句艷餐霞乃有王子安者才華雲麗詞藻霞敷腹  
原有稿腸不須枯椿樹遠懷於海國萍踪遽遞於江湖今

番遊子扁舟几杖侍三年宦跡何處仙人舊館琴樽開九  
日歡娛宛從雲水羈身地角罕逢筵綺恍遇江風助我天  
涯催送舟孤仙乎何來神與之遇一舸雲馳片篷波渡飛  
身誇吳楚樓臺回首失江陵烟樹陽侯作劇呼颺而舟看  
衝波童子能文伸紙而筆誇垂露千尺汪倫送我愛此時  
氣壓魚龍一聯警語驚人笑若輩名爭雞鶩方其作序時  
也新詞欲就妙句頻搜金壺墨潑銀管毫抽俊彩重才人  
之筆高懷凌帝子之洲虹銷雨霽之初妙句占一年好景  
雁落風寒之候此身在百尺高樓品題畫棟珠簾時維九  
月點綴層巒飛閣序屬三秋旣而杼柚成文珠璣落紙虎  
踞龍蟠蛟騰鳳起吳子則警爾神驚閻公乃怡然心喜慣

摹風景襟三江而帶五湖信有天才并二難而具四美滿  
紙之清詞嚼雪宜教小飲花天當筵之勝友如雲盡是相  
逢萍水是蓋神明善幻境遇非常大才不負絕作稱良徧  
歷湖山之迹來登翰墨之場四韻新詩身負十年聲價九  
秋高會名成一代文章從茲紙貴洪都雅詠寫江南江北  
艷說舟迴遠海行程經亭短亭長迄今星移物換時過境  
遷伊誰把酒有客書箋暢雅遊於此日感盛會於當年流  
傳誦名士之篇西山雨捲作合仗飛仙之夢南浦雲連看  
舒文而筆滌寒江聲原擲地想逐浪而船移秋水坐亦如  
天

愚拙小舎賦金鈔初集

卷下

温如

三十一



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賦以漢章帝詔諸儒講五經爲韻  
漢章帝建學名標崇儒治煥得人則鳳噉詩賡考典則龍  
威字判握萬化之樞機舉五經而審斷敦詩說禮興翰墨  
於西林發篋陳書會儒臣於東觀五千卷宏深肅括凡聖  
言悉著爲經十四人博雅溫文信吾道不墜於漢然而徒  
工穿鑿羣侈贊揚矜藻繪則難遵矩矱衍薪傳則妄峻門  
牆詩重毛韓箋疏不同於齊魯易遵服蔡傳聞迥異於施  
梁書辨古今文義無可析禮分大小戴學豈專長雖春秋  
克嚴褒貶而紀傳或涉鋪張其同者縱合符節其異者獨  
判囊緝曷能闡諸子百家贊修刪訂又誰貫三王二帝祖  
述憲章然而近溯宏文遠探古制證以淵源刪其疑滯不

矜表異之功欲矯從同之弊則必乙庫儲珍寅廷講藝聯  
珠編貝啟秘閣之淵緘躐玉題金進儒冠之蹌濟其人盡  
鄒陽嚴助特勞善諫於楊終此間卽天祿石渠用倣宏規  
於宣帝爰有白虎觀者榼朶雲輝棖楹日曜去龡驩殿以  
無多對神虎門而有耀鴻都制重圖史紛披鹿洞名殊文  
章炳燿欲普同文之治特羅東壁圖書直爲異義之摻大  
啟西京典要二千乘咸陳秘府漫教玉篋藏珍十二人宣  
讀皇筵不獨金門待詔則有羣才職勵大雅文舒廣平王  
派分帝胄小桓君位佐皇儲李郁則雅善公羊重二百四  
十年史筆樓望則義通嚴氏證一百二十國寶書賈景伯  
能讀書篇繫易兼參彖象魯仲康恪遵禮教陳詩竝釋蟲

魚才擅巾箱班合史名誇累代謀兼帷幄丁孝公學富五  
車凡茲老師宿儒莫不歷階而進也試看高文典策豈有  
韞匱而藏諸况乎駕臨月殿蹕駐星衢闢丹楹而日徇開  
絳帳以雲鋪勝河間王博探之書羣言麇集奪戴侍中傾  
談之席多士鳧趨天語時宣夫鳳紵帝臣咸侍乎鸞輿樹  
四百年漢學之宗信是煌煌鉅典收五十載經師之望非  
同咄咄小儒於是宣講則獨重名言聽講則憑煩引領讀  
書宜識字但教誤辨豕魚主善卽爲師不必爭同鷸蚌漫  
擬奇懷嶽嶽摛華羅拄腹之書宛同清辨滔滔得解勝當  
頭之捧紹今古傳經之統是宜面命耳提切申明廢學之  
源須藉指陳口講莫不印證心源搜羅故府於異者徵討

論之紛於同者考源流之古大易同傳於田氏而費與焦之異說偏殊尙書同出於伏生而歐與夏之異文必數精禮記則同推德聖而異見轉起夫弟昆習春秋則同重向歆而異尙難融於子父雖毛詩未列鬻宮而左氏可登藝圃去矯同而杜立異樹後學之津梁舍小異而取大同息異端之門戶考古必求碩彥新增博士者三說書盡屬名儒可訂遺經有五方今

聖天子經筵萃俊經籍傳馨

化有同途之雅

學無異轍之型士也雞窗染翰

螭陛書銘

鳳詔遙頒欲臚言於

芸閣鴻詞首出誇對策於

薰廷驗書文車軌之同入官必先學古泯淮兩別風之異致用  
首貴通經

温如

下



項羽至垓下起飲帳中作虞兮歌賦

以美人和之泣數行

下爲韻

兵勢重圍歌聲四起兒女奈何英雄已矣供酣飲於筵間  
發清歌於帳底逢時不利空云蓋世拔山與子偕臧相對  
移宮換徵慨虺隤兮騅馬前番計失鴻門歎憔悴之姬姜  
此日兵圍睢水數十騎烏江敗績見故老以無顏廿八字  
紅板傳聲羨柔情於彼美方項王之霸楚也雄藩獨占智  
勇超倫籌謀可握計畫如神與漢王以立約奉義帝而稱  
臣八千人相與俱西乞乞萬夫之勇七十戰未嘗敗北幾  
幾八尺之身震上柱國之威聲兵連五縣侈蒲將軍之才  
畧力距三秦天下事未決雌雄詎料斬蛇有主關中地雖

成割據那知得鹿何人而乃大業終灰全軍忽破兵盡被  
擒士皆坐餓渡江縱可王也面目無存合圍其必潰乎鋒  
銳已挫愧我涉淮當夜鏖戰難成奈他擊筑歌風高枕可  
卧合諸侯而軍圍四面倉皇食盡兵窮聽楚歌之聲震九  
霄彷彿此倡彼和項王於是擊鐵撥捧玉卮滿腔愁緒一  
夜憂思燈炮酒殘之會鐘鳴漏盡之時如此可憐宵何勿  
狂歌慷慨相逢容易老會須痛飲淋漓傷心我馬其瘠據  
鞍氣沮回首佳人難得吹笛神移漫言巾幗多情行將盡  
也低向虞姬製曲傷何如之逸韻悠揚繁音緩急一歌而  
曲調齊翻再歌而涕洟交集絕似賦詩赤壁橫槊江空非  
同設宴崑崙張燈夜入恨到此埋兵十面戰也無能惜不



從示玦三番悔將奚及如問青衫滴淚宜恨宜愁那堪紅  
袖齊歌如訴如泣檀口低傳珠喉緩度不疾不徐亦怨亦  
慕試爲大王擊節詎同易水呈歌最憐女子調箏也學周  
郎顧誤看愁情之鬱鬱壯士固窮歎屢舞兮僊僊美人遲  
暮是豪竹哀絲之會淚下燈前豈飛觴醉月之秋罰依酒  
數嗟嗟重瞳計誤隆準勢張聲淒絃管淚濺疆場漢得楚  
乎百戰之威名莫恤天困我也八年之霸業堪傷空遺楚  
舞吳歌引人入妙愁對輕裾長袖問夜未央豈誰家畫角  
吹殘暗鳴欲絕奈是處玉釵敲斷零落成行迄今過淮水  
之濱弔睢陽之野猶憶夫銀燭高烧玉杯強把泣對項姬  
怒指駿馬不堪傾耳任他若抑若揚最足悽神遑問宜風

宜雅養虎而勢成莫遏十二城鼓動聲喧搏牛而計亦終窮百餘騎兵微將寡此讀史者能無懷劇飲於帳中而如聽悲歌於垓下也哉

知

溫州

驥不稱力賦 以顧視清高氣深穩爲韻

稽宜聖之名言勉學人之矩步顧才質兮難憑惟德心其  
克務猶夫上駟呈材良駒表度英雋異羸駑之質惟看六  
轡調良昂藏高駉駉之名奚尙一生騁駑爲不用力縱致  
遠兮何勞無得而稱信上襄之素具所以駿骨重燕王之  
市抵價千金凡馬空冀北之羣但憑一顧第以世之爲士  
者學業素優文章擅美論才識則有餘課德修而莫恃自  
負材堪遠到有鞭策一世之能究之品未精純貽束縛終  
身之恥甚且情懷泛駑不受牢龍門戶分歧動相角抵論  
厥德非軼羣絕類曷期駿譽交騰雖其才能遠馭長驅不  
過駑駘相視噫是未卽驥以觀乎驥也者應星之宿秉月

之精漢則余吾產瑞秦則飛翮留名曹真有驚帆之號魏  
武著白鶴之稱天驥呈材顏延年賦才出衆老驥伏櫪王  
處仲歌詠怡情于田賦太叔之詩兩驂名美畧遠誦穆王  
之傳八駿圖呈伊誰附尾以行訝風追而電掣不待銜枚  
之飾真骨秀而神清道路周遭迅足自豪觀神力之無匹  
宜稱譽之羣袞颯若遊龍露布之宣馳甚捷負如飛免霜  
蹄之跋涉奚勞果然奮迅無前策馭不須乎造父遐計馳  
驅範我相知終藉夫方臯揚鑣而材勝七襄敢與驪黃相  
並舉足而日行千里始知聲價之高豈知負厥隆稱不關  
剛毅惟蹄齧之無虞信馴良而可貴不必力追鳥道誇捷  
足以先登不必力闢蠶叢信有威之可畏雄能超乘敢恃

任重致遠之功識貴通神決非泛駕奔蹏之謂受品評於  
當世蕩平仍王路之遵殷賞鑒於風塵鍾毓感山川之氣  
彼夫象能任重於絕域鹿亦走險於深林虎負嶠而人莫  
敢撓不藏銳氣羊觸藩而終羸其角亦奮雄心雖膂力之  
各逞究稱譽兮終沈人能才思旣擅德望兼欽譬置腰褭  
於凡羣知爲上乘一遇品題於伯樂便有賞音言非駟馬  
難追物與人借觀無異學類虎豹有稇質與文服習宜深  
我

聖朝駟院材儲龍堆武偃

承平慶則歸自華山

聲教訖則貢從大宛蒼龍白駱

弓誰投兔之狡也既死狗之走也奚求况長頸從來多忌  
彼蔽面夫乃蒙羞南越重興臺上之麗人待返東門飲恨  
蘆中之窮士歸休與其共國安危賜死伏上方之劍曷若  
同波上下浮生泛不繫之舟湖水爲鄰湖流作鑑帆挂雲  
舉艣搖波陷移鴟夷之一舸宛同邱壑嚴陵結鷗侶於三  
生不減風流賀監攜得隱囊紗帽披圖耽韓子之游別成  
福地洞天把釣擬志和之泛非然者情戀簪纓身罹網罟  
英雄之末路堪憐烈士之暮年空撫未央就戮心傷楚國  
之韓秋水生悲淚咽胥江之伍湖塘在望故土無情湖渚  
依然清標不數漫說熱腸消卻因風而棹買秋三豈真冷  
骨生成釣澤而裘披夏五彼竟耽泉石棄纓襦若耶溪邊

芳蹇蘭芷姑蘇臺畔草悵蘼蕪爲江山風月主人紅塵不  
染挈名士美人眷屬翠袖非孤異林和靖之仙心孤山梅  
鶴領張季膺之幽趣故國尊鱸到處爲家司空曙寄情舸  
艦有誰識我陶朱公豔說江湖迄今訪高士之遺踪過平  
陰之舊路鴛鴦湖上大好溪山鶯脰湖前半迷煙樹吊黃  
葉西風之浦廢苑雲愁放青山夜月之船荒堤日暮片帆  
挂雨宜讀故人招隱之詩雙槳衝煙請續陶令歸來之賦

溫州府 函 示 錄